



让

(外一首) □殷贤华

侧过身,把道路
让给飞奔的马儿和喜鹊

我放下画笔,把色彩
让给天边拥抱的波光和晚霞

我把黑夜拉上链,把梦
让给炊烟和黎明

我甚至交出花朵和钥匙
把整个春天,让你!

望月

打开窗,让月亮照进梦
盛碗水,把月亮请进家
月亮从远古来,月亮从昨天来
月亮从天上来,月亮从老家来
月亮带着亲人的体温
应邀来碗里相会
不要端起它,月亮会破碎
千万不要打湿了手绢
不然月亮会掉进双眸
甚至爬上心头



车站

□张辉文

我总不愿踏进这方土地
它擅长收缴眼泪,又擅长制造别离

即将启程的列车,静静地注视着
一场又一场拥抱
一枚窄窄的车票
托着多少家庭聚散,多少人生辗转

缓缓归来的列车,接住
颤抖的呼唤,和夺眶而出的热泪
那些攒了许久的思念,和硬撑的倔强
都抖落在背包沾着的余晖里

我不敢驻足太久
怕这满眼的聚散,打湿心口
我不知道这座车站
装过这么多滚烫的故事后
是否早已把一身冰冷与柔软
打包,送往了远方

多久看一次月亮

□郭风英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
多久看一次月亮
楼宇间流淌的月光
微弱到照不进铝合金门窗
弯月时天空多半是灰蒙蒙的
看不真切 也失去了想象的味道
圆月时忘记了还有夜空
团圆的念想都留在了短信的问候里

在四野疯长的乡村
多久看一次月亮
目光已低视手机 脖颈僵硬
想仰头望夜空的兴致
像是被遗忘了数百年
上弦月下弦月的轮回静静悄悄
圆月的美也留在了故事里
唯有山脊的树梢痴情相望

在匆忙浮躁的心里
多久看一次月亮
月有阴晴圆缺的哲思 宁可在
苏东坡的词里找寻 其实
只需一抬头 望一眼穹苍
茫茫夜空 繁星点点
那一轮通透的月亮啊
涤荡灵魂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母亲和老牛

(外一首) □阿普

我的童年
在濂溪河边
河滩上长满了青草
母亲喂养的老牛生了一头小牛
老牛“哞哞”唤了一声
小牛就跟了上去
学习老牛吃草

与此同时
我的母亲在菜地里采摘豇豆
对着院坝唤了一声“平娃”
我就站在菜地边
把母亲手里的一大把豇豆接过来

老牛又叫了一声

多像我的母亲在唤我
母亲听见牛唤
也情不自禁对我唤了一声

我好比那头小牛
再一次朝母亲走了过去

杏花

你不是红杏
恍若生长在山野之中
从不争春
顶着狂风暴雨
香却飘到了千里之外
如此潦倒的人生
哪来春意之闹

一碗粥

(外一首) □黄裕涛

清晨踮起脚尖
点亮小巷的灯火
我接住一碗白米粥的热气
就像接住田野的一团云烟
升起,又散开了

那些年,母亲头顶的草帽
一圈晨光,一圈月色
帽檐上的露珠,落进
我干渴的嘴

轻啜一口,想起母亲给我喂粥的模样
与另一个俯身稻田的背影重叠
一粒谷米,压弯了低头的一生
抬眼望时,这座城市已吸足晨雾
如抽穗的稻谷,在林立的楼宇间

悄悄分蘖

一碗小面

碱面入汤,身子就软了
葱花成星,豌豆成酱
辣,是这座城市的骨骼
麻,是轨道穿楼的心跳
二两,不多不少
足够我横渡两江的风浪

单轨已经过江进站
眼镜上的热雾迟迟未散
我几口咽下生活的滚烫
碗底的红油还在燃
花椒的麻敲击着舌根——
就像山城的坡度,还在持续攀爬

向一株稻子学习

□李黄英

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卸下
努力了许久,才挣来的
一枚枚标签
像一株稻子那样
过一种极简的生活

清晨被鸟鸣唤醒
夜晚枕着蛙声入眠
和伙伴们肩并着肩
幸福地站在田野上
微笑迎接扑来的麻雀
低头和顽皮的孩子握手

阳光和雨水都很充足
一株稻子渐渐明白
从青涩走向成熟
需要的养分并不多
于是,它潇洒地
弯下腰,侧过身体
为同伴让出一个
迎风起舞的位置

整个夏天,我都在
向一株稻子学习

雨声

(外一首) □徐江洪

像田里的秧苗
风吹来
一浪绿波漫过
甜甜的味道
浸入眼睛

很细很柔很轻
像你梦中的呢喃

站在桃树下
就听见篱笆下鸡鸣狗吠
以及雨滴轻叩竹叶的柔光

世界那么宁静
雨那么宁静
心那么宁静
雨声向上
阳光很干净

雷雨夜

像敲击骨头
雷声和闪电在头顶来回轰鸣
黄葛树漏下斑驳的风声
夜被撕得很碎

我把临街的窗户打开
孤勇的街灯
照进来
在靠墙的摇椅上停下

风穿过屋檐
雷声和闪电还在
雨却轻了
夜,一直在低处
向深远的方向流淌

边陲少年

□王刚

草地上
少年
静静地抬手指向天的尽头
目光很冷

十八岁的青涩
与时光一起奔涌
不惹尘埃
他举肩与天空撞了一下

他不是一只温顺的羊
奔赴疆场
手指上裹满锋芒

身体化作风浪
把疆土扛在肩上
多年以后再一次回到这片草场
少年的骨节里
依然有一个声音
雷一样炸响

迟到

□陈维宣

孙女九岁生日
也是我头一回送她去画室
出租车停在楼下,仿佛等候了九载

我错过了多少
伴她长大的朝朝暮暮
如同错过稻子的拔节和灌浆

错过了她懵懂开窍那一刻
看她头发上的蝴蝶
换成马尾
牵起奶奶在站台的等待

错过了追悼一只小乌龟
刺猬裹一身孤独,白天和黑夜
还有四脚蛇落户
各式玩具挤满玻璃柜
错过这些小孙女安放的细碎天真

也错过妻子白发的速度
以及她的憔悴

迷失于都市奔走的高楼
以及一张悲欢更迭的脸谱

太多时光被我错过
而今我拼命向前奔赴
用暮年去追赶孩童

只是迟到
不是缺席

路过濂溪

(外一首) □李杰

濂溪河漾开柔波,漫过浅丘
石阶摊开半排素陶,盛满两岸
朝暮烟火

千年窑火温着水岸,手底揉碎
鸬屿红泥
木梭随时光缓缓游走,织进苎
麻经纬
河畔牧笛漫过田畴,滋养寻常
烟火

清风漫过老街巷
棠城人守一川水土,将温厚
藏进朝暮晨昏

海棠满阶,熬出深巷老卤
檐下八方来客
不问来路,路过濂溪
便是亲人

棠城的竹

春雨润透濂溪
竹根缠绕窑瓷残片
静伏尘泥

一夜酥雨抽芽
新竹拔起
卤香漫巷
织机摇出清响

瘦竹披满风霜
走进一页柔光的宣纸

青竹相依
淡看俗世浮华

清流的旧码头

□郭晓稚

用脚步丈量
这座清流的旧码头
虬根攀附在斑驳土墙
网住了过往
墙面上的伤痕
承载漂泊
也涂抹风霜
踏遍这片土地
脚步在新旧之间缓缓流淌
墙根在水边浮沉
墙头举着向往
田间
翻起金色的麦浪
晚风酿出花香
清流废弃的旧码头正在拔节生长

千年窑火

□郭永菊

陶泥醒来时
正深情对视蓝天
濂溪河畔炊烟袅袅
与景德镇、德化、宜兴、龙泉
一起在窑火中定格

大地的肋骨
生化陶光
驼铃驮起沙漠
陶罐盛过异域风情
盛过大漠孤烟
在异邦
说小镇故事

千年窑火
柴薪、煤炭、电火
舔舐年轮的星子泥
感悟
不是固守
而是重生
千年窑火却从未表白

空瓶子

(外一首) □罗光富

敬老院的餐桌上
摆着几个瓶子
有醋瓶,酱油瓶
还有番茄汁瓶

保洁员把有用的摆放整齐
把空瓶子轻轻地
丢进了垃圾桶

声音虽然很小
几位老人却听得分明
感觉空瓶子在尖叫
吓得老人双腿直打哆嗦
就像是自己被瞬间丢了进去

锥子

下雪天
光着脚的我
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黑娃脚上的新布鞋
此刻
我的目光像锥子
锥进了母亲的心里

母亲彻夜纳鞋底的声音
也像锥子
把我从沉睡中唤醒
锥得东边的天际
淌出一大滩血迹

守夜人

□周雪

立于柴木门边
捡拾沾满谷草、粪便的鸡蛋
用最新鲜的蔬菜,作为一名民警
换给自己同样皱巴巴的学费

而我,想起大学那年
靠勤工俭学,一起在招就处帮忙
那个憨憨的,认死理
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毕业那年,作为一名民警
在山城的夜中奔走,却永远
沉睡在这无声江中的大凉山男生

所有,熬过夜的人
都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万千守夜者,以单薄之身
缓缓托起这座城市的晨昏

正如,这才下工
还是急着去值守的行人
执意,在繁华的城市中穿行
四目对望,恰巧落在农妇
皸裂的掌心
拽着珍珠似的,皱巴巴的零币

他想起了,曾经
远在故乡的母亲

